

• 中國當代女詩人抒情詩叢 •

未凡 主編

綠色皇冠

張 燁 著



瀋陽出版社

張 燁

綠色皇冠





诗人小传

张烨, 1978 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 现为该校讲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其作品多次获国内全国性诗歌奖; 被收入多种文学辞典及几十部诗选集。《中国文学》英、法文版向国外译介过她的诗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向国外介绍她的创作情况, 题为《她是一个诗人, 她是一个女人》; 中央电视台以及国内多种广播电台都播出过她的诗。

部分作品在海外《创世纪》、《秋水》等刊物发表; 并在美国、西德、罗马尼亚等国家被译成英、德等多种语言。

已出版诗集《诗人之恋》、《彩色世界》。

目 录

绿色皇冠

自白	3
姐妹坡(组诗)	5
珍珠	5
新娘	6
我站得那么静、那么忧郁	7
姐妹坡	8
月色夜话	10
方舟	11
独白	13
绿色皇冠	15
A 绿色皇冠	15
B 谛听	15
C 双栖	16
D 逗蚰蚰的小草	16
E 有那么一幢小屋	16

F	婷婷袅袅	16
G	风芦苇	17
H	残金	17
I	苍顽	17
J	萌	17
K	夏天最后的玫瑰	18
L	寂	18
	月光下的莫愁女	19
	做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	21
	哭声	23
	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们	24
	燃烧的玫瑰	26
	火车奔驰	28

白雪诗

白雪诗(组诗)	31
第一枚 蛇舞	31
第二枚 雪女	32
第三枚 圣乐	34
第四枚 白痴	34
第五枚 杨子	36
第六枚 雪猫	37

微倦的夜色	40
诗集题辞	41
答 K · S	42
一瞬	44
呵 朋友 你的信	45
献给石头的颂歌	47
一首关于死亡的诗	49
散步	51
老单身汉	52
逆境	54

最后的青春

印在微笑里的足迹	57
夜过一座城市	59
阴 · 阳	60
红钥匙	61
爱情海(组诗)	63
忧	63
给	64
爱的锁链	65
两个太阳	66

从种子、红珊瑚到珍珠	67
江南雨	68
茉莉花	70
初会	72
月色的一瞬	74
雨夜	76
最后的青春	78
忘掉我	80
滇池	82

野蔷薇与镜子

野蔷薇与镜子	85
六月留给我一支歌	87
孤独的玉米地	89
冬天的情绪	91
月下樱林	92
朴实无华的事物	93
突变	94
流进《拉网小调》的几行诗	95

鬼 男

鬼男(长诗)	99
死亡很深很远	99
“九九归原	
人啊,你从哪里来	
还将归回哪里去。”——	100
忘川	102
火腌	104
女吊	106
肿胀婆	108
月啼荒郊	111
骷髅舞	113
孟婆汤	115
盂兰盆节	117
狂笑的屋脊	121
白屋恋痕	123
暗伤	128
空白	131

绿色皇冠

——倘若在这个世上我命定不该消失
那么，我宁肯身在渊底
孤独地闪烁就象绝壁上的冰光
远了，世人目光的喧嚣，手的疯狂

松雪堂集

卷之五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自 白

是什么让我生痛？
飘乱的长发向天空渲泄疯狂
我潮湿而隐秘的灵魂
是风雪摇滚下的呼啸城堡

一种声音的笼罩
树林疯长，高潮超越高潮，我明白
作为一个女人，独身的女诗人
大限之日已到，深遭围困，梦中的恐惧
真善美是一种巨大的受难
是进行的战争中汨汨流注的鲜血

多病之秋是我的季节
强冷空气袭击神经质的海面
波涛牵动着我扭曲、变态，一天天憔悴
哦世界，哦人们
我爱你们，我恨你们，我如此坦荡

敢于将灵魂旋转过来
在自尊、自强、高贵独立的背面
有屈辱、取悦、顺从依附的斑斑点点
何乐而不为？蔑视和中伤一个女人

我只相信死亡才有宽容的微笑，平等的心灵
没有谁能够创造我，改变我，上帝也不
我用千万行炽热得冰冷的诗骨
没人看见的全部泪水、血液做成身体
谁能推倒？屹立在宇宙之中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
其次才是一个女人

1991年3月

姐 妹 坡(组诗)

珍 珠

每一个好女人都是珍珠
女人与海同在,与光明同在

自从我们的生活被一扇门封闭
我们的世界就此变得黑暗
黑暗得只能靠自身的光
照明和取暖

会有这样一天的
锁着的门被顶开,因为
我们天生不属于黑色
那里有黑暗,我们就放射光芒
闪烁是一种精神

一种对自身的意识
并非为着炫耀

那是怎样的一双手
贪婪地把珍珠抓在手里
置入银匣，上锁
将她埋藏起来

1987年11月

新娘

花蕾缓缓启绽
抒出阵阵馨甜的音乐
在我们美丽的陶醉时刻
仿佛谁也没有觉察
花瓣已从窗台悄悄走下，如
白猫神秘的足追逐风，一溜烟
不见了

好妹妹，当你，从我的微颤里
将手儿轻轻抽出
默默放入另一双宽厚的手中
我的眼前
漫起一片，初雪的朦胧

你捧着雪、披着雪、洒落的微笑
也是雪

相信从此将有个好男人
分享你的痛苦与欢乐
伴你穿过飞雪走进热烈的夏
相信有一种神圣的完成，分赐两种
销魂的满足
但，倘若，那又高又坚毅的目光
仅将女人视为一匹温顺
繁衍的母马
我宁可你，独自挺立
凝成一座
旋刮着雄风的雪山

1987年11月

我站得那么静、那么忧郁

谁也未曾发现
当我出现在你家门口
我站得那么静、那么忧郁

灯光给白房子抹上金黄色的温柔
然而，妹妹，你的嗓音是矛

妹夫的嗓音是盾
矛与盾在橙色空间交响
吸顶灯，闪烁着猫眼
紧张而锐利地凝望着我
美丽的外甥女
慌乱收拾好铅笔盒
一头钻进被窝
象惊恐的小月亮，从云层
露出窥探的眼睛
墙角里，仙人掌显得很痛苦
双手合十象在祈祷

不止一次，不止一次了
记不清最早一次的时间，却记得
从那天起
你的目光就此黯然
爱情呵爱情
真所谓十有八九是凑合？
妹妹，你果然难以幸免？

1987年11月

姐 妹 坡

你是否象我一样记着那首歌

孩提时长满双叶草的山坡
还在你眼中绿着吗
被春光明媚了的少女，携着手
攀登的步履何等轻松，何等欢愉

生活用希望哺育我们
希望使你受孕
烦恼却象暴雨扫射
在人生的坡道上
我不相信那双强有力的手
会抚爱着搀抚你、掩护你，尽管
你腹中的生命与那双手意味着
一种血缘，意味着坚定的维系

我记着那首歌
我本该扶掖抑或背你走
(像孩提时一样，姐姐心疼妹妹)
只有我的理智让热情结冰
我有必要让那双手明白其责任
既然彼此都不愿，彻彻底底
换我，早就以闪电为界
劈开两个黑暗

姐妹，绚丽的山坡彩虹般消逝了
姐妹艰辛的山坡将从无限绵亘无限
暴雨扫射，暴雨扫射